特279
316
特279-316
1200501132377

東京圖書館
和書門 儒昏類 八八函 四五架 一〇號 二冊

標註弘道館記述義

藤田彪述義
高木弘標註

下

始

特279
316

○建武後醍醐帝重祚之年號○靦然詩註靦面見人之貌也又國語范蠡曰雖靦然人面實禽獸也註靦面目之貌○婪亦貪也○孑處曰孤孑單也○親九族也戚言族外○論語註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禮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字書靡順也○慘毒也又憂戚貌

標註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下

臣藤田彪謹述
高木弘標註

我東照宮撥亂反正

臣彪謹案建武中興不終而天下之權竟歸足利當時以身狥芳野者皆忠義之士也靦然面目仰足利之鼻息者皆貪婪無恥之徒也既殲忠義之士以孤皇家又聚貪婪無恥之徒以成其私甚矣哉足利之無道而天之與不仁其亦至此乎足利既以不仁得之親戚傚之陪臣傚之天下靡然唯利是求不復知忠孝仁義爲何物終之將軍管

○平字通天河謂之銀漢宗室謂之天潢如天河支派也○蹴蹋也○超越也○徙官曰遷○芥草芥也○權數權謀術數○字典滌盪搖動貌○扶桑字書日出處又淮南子日出暘谷浴咸地掃于扶桑○柢亦根也○籠包舉也絡包絡也籠絡者謂以術結人心也○牢堅也○撥治也公羊傳撥亂世反諸正○忽諸左傳杜註忽然而亡○泯

領有名無實群雄并起爭跨州郡西滅東起互相吞噬生民之禍亦慘矣昔者源平二氏者派別出自天潢然降爲人臣久混武士則公卿視如奴隸至於足利之衰則織田起自陪臣之臣而豐臣又起自織田之臣三台之座則闕之官一蹴超遷如拾地芥天下之變亦甚矣然織田之權數智謀固非當時群雄之比豐臣之雄才大略又壓倒海之內外乃其所以鞭撻一世盪滌八洲則可也至於所以培養扶桑之根柢措天下於富嶽之安則未可也我　東照宮則不然蓋彼以詐術我以至誠彼以威强我以義勇彼以土地財利籠絡人心

滅也盡也○書惟天陰騭下民蔡傳騭定也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流離不得其所也○間關解見上卷○累重也○孽禮註公侯衆子也又妾隸之子曰孽遺餘也○戡勝也克也

我以禮義廉恥磨礪士氣彼之奏功甚速而其敗也土崩瓦解我之剏基也若迂而其成也牢固不拔凡其言行必本於忠孝仁義其政教施設暗合於聖賢之道足以養　神州之元氣者往往有焉此其所以霸業之隆卓越前人所謂撥亂反正者不其然乎古人有言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足利既以貪婪無恥風靡一世貪婪無恥之俗極而室町之業忽諸既殲忠義之士而忠義之種不可滅泯維天陰騭新田之族流離間關幾絕而僅存累世積德至於　東照宮大發其光而池田井伊奥平大久保鳥居天野栗生諸氏蓋亦皆以忠

○堂堂盛也正也○攘除也攘夷者謂攘除外夷也○京師謂之輦轂之下○方外曰僧○焰火焰也○緒糸端也業也○人牧曰諸侯○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注爲

義之遺孽傳芳野之餘馨際會風雲戡定禍亂以致今日之盛則天之終勝不仁也亦明矣嗚呼亦可畏也夫

尊王攘夷

臣彪謹案堂堂　神州　天日之嗣世奉神器君臨萬方上下內外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焉然則尊　王攘夷者實志士仁人盡忠報國之大義也臣嘗讀史至於大永年間　天皇即位本願寺僧獻資以成禮喟然太息曰足利氏雖衰而猶任將軍居輦轂之下不能獻片金匹帛以助大禮乃委諸方外之徒上辱　皇家之大體下長異端

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卓高也○駕亦馭也馭與御同使馬也駕馭者謂制使人也○惻痛也怛悲慘也○風動者言若風動物感動人心也○尊攘尊王攘夷○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供進也奉也御進也九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卑妾接於寢皆曰御禮玉制千里之內以爲御注

之邪焰宜哉室町覇業之不振也又至於永祿天正間織田氏屢入　朝營　皇居脩　神廟戮驕僧豐臣氏又頗纘其緒蹴然曰當時人牧唯知率土地而食人獨二氏卓然能有斯舉其駕馭群雄籠絡一世非僥倖也夫二氏之爲政固非有忠愛惻怛入民之深而其舉動或有一二合於大義者猶足以風動人心況以仁厚勇武之姿從事於尊攘者其豐功偉烈豈可勝讚乎我　東照宮既捷於關原也上奏奉供御之地亦增廷臣食邑其爲大將軍也咫尺　天顏服膺　叡旨蹇蹇竭力唯恐不堪其任　後水尾帝之即位也初豐臣秀

謂凡天子服用皆取之租稅也供御之地者天子之御邑也○廷臣朝臣也○食邑采地也○八寸曰咫咫尺天顏者曰拜天顏○服著也膺胸也服膺言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也言能守叡旨也○易謚蹇卦蹇難也險在前又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爲王臣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伶官樂人也○擬度也準擬揣

吉。奏立皇庶子良仁爲皇太子非天皇之意也及秀吉覺天皇謀立皇適子於東照宮對曰唯在叡斷耳。臣何敢議焉。於是立皇適子爲皇太子是爲後水尾帝

東照公命諸侯營上皇宮多置供御之地既而又大脩皇居增廣規制又嘗招聚伶官以復雅樂朝廷嘉其功嘗擬以相國而不敢當也賜以菊桐御章而不敢受也其恭敬抑損翼戴皇室者蓋如此戰國搶擾之間外夷覬覦乘我政教廢弛乃敢布其妖教豐臣氏嘗禁之至於東照宮更大設憲令悉搜索天下悉毀其寺戮其徒後嗣繼述不懈於是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爲憲法第一義其果決明斷攘除夷狄者蓋又如此今恭觀其遺訓於

度以待擬以相國者曰議以將拜相國也○抑按也又慎密也損減也○翼輔翼戴親戴○覬覦解見上卷○搶擾亂貌○廢壞也弛弓解也又壞也○妖教曰邪教○搜亦索也求也○防防禦禁禁止○繼述繼述父祖之志○懸法示人曰憲○孟子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

仁政武備之要尤深垂戒其所以慮內憂防外患者不一而足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軻廣之曰無父無君周公所膺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左丘明傳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今皇朝雖衰其尊嚴固非東周之比然履霜之漸聖人戒之則春秋之義不可不講外夷妖教之毒不啻戎狄荊舒則膺懲之典尤不可不明而無識之徒或指幕府曰朝廷甚則以王稱之近時又有蘭學者流。世之脩西洋學非天文醫術之徒則譯者舌人之流。大抵皆無識不達國體舍此從彼褻天慢神其爲害不可勝言臣欲別有所論著故不具論。或唱說曰西洋教法其流非一今彼所奉與國家所禁不同嗚呼是不

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國者也陳紫峰曰今揚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是周公所膺者也我生斯世豈可不撥亂爲己責坐觀戎狄害民而不知膺乎○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林注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天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注言周以別

惟　皇家之罪人亦　幕府之罪人也抑亦周孔之罪人也。

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

臣　彪謹案　東照宮覇業之隆固卓越前人而二百數十年太平之盛亦中世以降之所未有也世之贊美德業者語其武則始於大高繼糧終於浪華二役語其文則曰崇儒術聘學士講經籍於兵戈之間臣竊謂是皆　公之偉烈美談臣子所宜稱述然所謂允武允文者豈止此而已哉夫尊皇室攘夷狄文武之最大者前已言之矣請敢陳其餘論蓋所以貴於文武者以其能不偏於一而

夏殷○周幽王暴虐也終爲犬戎殺其子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徙居東都王城稱之東周自此周室益衰微○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程傳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典憲法也○字書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誼與義通○幼而無父曰孤其孤者

用之於仁義也。初　公爲今川義元所育後每過其墓必下拜又善遇其昏弱之子至分邑給之。公之拓地頗藉織田氏之援及織田氏敗豐臣氏日益强大遂圖除織田之後而　公不敢忽舊誼決然援其孤構怨於强敵而不顧也武田勝賴之敗死織田氏見其首極口罵之　公則爲下胡牀而禮之且當織田氏之逞威也　公孤立彈丸之地不肯苟附至彼之求和始從之方豐臣之强大也　公僅以五州之地與之抗衡及和議說起人或勸　公以大小難敵不如許之　公怒曰顧義何如耳奚論勝敗及其連乞和求婚然後徐從之

織田信雄也○強敵者曰豊臣氏○

○蔚蔚茂也又文采深密貌○涵沈浸也蓄積也○厚斂聚斂也○酷刑慘酷之刑也

○孟子省刑罰薄稅斂注是二者仁政之大目也○錄記也收錄也○隱括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荀子性惡篇栒木必待隱括柔矯然後直○拱斂手也○秩然秩整也廣

其忠厚義勇大率如此故將士浴其化者亦皆勉忠義勵名節參河士風蔚乎絕冠當世涵蓄充溢抑而不發者數十年及關原一舉天下思服如水之歸壑此蓋　公之武也而文亦寓焉　公之治參河置奉行三員其人或剛或柔或剛柔不偏蓋其欲寬猛並施得其宜也其鎮甲斐信濃務因武田氏之舊唯除厚斂酷刑吊勝賴之墓錄小宮山內膳之後其撫關東也亦循北條氏之制除其煩苛者又索中山家範等之後而祿之及其爲政於天下因豊臣氏之規摸而檃括其弊天下人牧拱手就約束綱紀振肅秩然成封建之治矣在職二

韻次也序也

○陲邊也疆也東陲曰關東○巨大也鎮藩鎮也巨鎮大藩也

年身老於駿河以歸望於嗣君禮適孫定人心貽孫謀垂遺訓以開今日之盛此蓋　公之文也而武亦寓焉然則　公之所以允武允文固不外乎仁義而文之與武未始不相須濟美也嗚呼在上君子苟欲脩其遺業以保太平於無窮則在勵文武哉在務仁義哉

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

臣彪謹案初　威公之生也嶋津義久請養爲子東照宮不許及年甫三歲封之於常陸下妻則當時蓋既有以　公鎮東陲之意年七歲改封水戶水戶者常陸之巨鎮東臨大海西連東野南接北

○抗抵也敵也前漢書子貢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總北通陸奥。佐竹氏世據之。稱雄關左。及東照宮徙佐竹氏於出羽。淨鑑公子。東照宮第六子諱信吉冒武田氏南龍公相踵封於茲。至是威公代焉。時敬公既封於尾張。南龍公徙遠江。遂封於紀伊。而所謂三家之形成矣。抑敬公於東照宮爲第八子。南龍公及威公爲最少公子。而皆膺大藩。歷世相承任亞相黄門之官。名望之隆。天下諸侯無敢抗禮者。其故何哉。臣嘗聞之先臣曰。慶長庚子關原之役。我軍大捷。東照宮之覇業蓋成於此。而敬公實生於是歲。越二年壬寅南龍公生焉。明年癸卯東照宮始任大將軍。而我威公生焉。公以是歲八月生於

○耳順曰歲六十。論語六十而耳順○詩周南振振公子朱注振振仁厚貌○詩大雅克岐克嶷朱傳岐嶷峻茂貌幼而有知也○眷顧也遇待也○傅師傅也相申禮士不名家相注主知家務也

伏見城母正木氏左近太夫賴忠女。與南龍公同出。時太田氏有寵於東照宮而無子。乃命威公慈母太田氏者所謂英勝院也。先是。台德公既立爲世子。其他公子非一。然戰國亂離之際。或出冒他姓。或不幸隕命至於關原奏功之後。東照宮齡方耳順。而三公子振振生於四年之間。又皆岐嶷成立有英傑之姿者。殆有天意。則其眷遇固非他子之比。故嘗遺命台德公以善視三公子。及病篤。又召三家傅相面勗以輔導。乃其所以維城鼎立。輔翼幕府。永爲皇家藩屏者。蓋非偶然云。

夙慕目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

臣彪謹案。景行帝時熊襲屢叛。帝命皇

○周有三足鳥立着云紀伊尾張水戸之三藩在三所也○藩籬也與蕃通屏也詩大雅大邦維蕃注屏所以爲蔽書康王之誥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也

○渠犬也魁帥也熊襲者日向國三郡之總名也○左傳襄二十七年楚氛甚慈注氛氣也言楚饑晉之氣此言妖祲者只喻夷侵入中國之氣○愾失氣也○雨雅釋言冥

子小碓尊討之皇子年僅十六奮其智勇直殲渠魁厥後又奉詔征蝦夷其發也拜伊勢神宮奉其神劒而出遂能驅除妖氛平定邊陲益當時蝦夷種類雜處內地叛服不常大爲民害至是遠近懾服東北之地始霑皇化帝嘗目皇子以神人而强暴冥頑若川上梟帥恐怖畏縮臨戮上日本武尊之號千載之下凛凛猶有生氣焉我威公夙受東陲之重寄其地皆皇子餘烈所存而皇子之祠適在水戸之南郊（神社名吉田神社延喜式）名神大者古木翁鬱屹與府城相峙則感懷之餘慨然興欽慕之情者信有以也

公嘗受神道於萩

如也注如雅者冥昧也頑愚也癡也又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梟猛武也帥主將也○重寄猶云重任○皇子指日本武尊云○翁鬱草木盛貌○欽愚望也慕係戀不忘也○讎殺也又仆也○誥誥問也○犯律易師卦初六師出以律律程傳律謂號令節制○殺梟從之曰殲○壞土爲壘以記里也

原兼從尤重神祇寛永中　太猷公罹疾　公憂之禱於健御雷神既而　太猷公癒　公乃脩鹿島祠以賽焉又嘗親拜其祠威儀甚謹　公勇武根於天性傍長於伎藝嘗從　太猷公獵於板橋射殪野猪數頭　太猷公恒稱曰水戸殿今能州矣能州者蓋謂平教經也其養士恩威并施嘗就國有岩本越中者放銃獲鷺於城上之樹　公召詰之對曰臣善病聞食鷺可癒當時唯鷺是視然臣之與鷺孰重　公笑曰汝與法孰重越中屈服公竟舍而不問明曆中江戸大火延及我邸近臣向阪彌九郎侵攔持　公所愛書而出有司請賞

公曰寡人亦深嘉之。然賞之則恐他日傷士於水火也。不果賞。嶋原賊之伏誅也。鍋嶋氏犯律先登。法當國除。　幕府議其罪。　公曰嚴法懲後戰國之事也。今天下乂安。不復容有反亂。而重罰輕賞諸侯何賴焉。偉勳若彼而國除。某不肯奉命。　大猷公深納焉。議遂寢。戰國以來殉死盛行。諸侯或以其多誇。　公遺命禁之。亡幾。　幕府大布其禁於天下。　公實爲之倡也。　公嘗慮邊寇。設堠於沿海各處。以報緩急。當時東海針路未通。外夷之患常在西陲。後百數十年北虜擾蝦夷。至於文政年間。夷舶出沒東海者。無歲無之。各處堠臺始爲

○風神風者與伯夷之風柳下惠之風之風同神者謂精神○俊絶異也邁過也、

其用嗚呼　公之所慮遠矣。　東照宮遺命　台德公。以　公比腰刀。蓋取於其愛護可防身。於是台德公特加親信及　大猷公時。亦屢延　公與謀議人莫知其故也。　義公恒語諸侍臣云。

義公繼述。

臣彪謹案。　義公實爲　威公第三子。年六歲立爲世子。公以寬永戊辰六月十日生於三木之次宅。母靖　夫人谷氏。左馬介重則女。小字千代松。綿衣麁服。二婢一奴奉養極儉。三木宅在水戶城南柵町。今所謂中御殿之地是也。座　公胞衣之處見存。　公生而岐嶷。風神俊邁。其幼既勇於敢爲。公嘗從　威公觀斬囚於櫻馬場。至夜　威公試　公曰能提晝間所斬之首來乎。馬場在邸西南樹木蒙密。闇夜難辨路。　公直趣之摸索獲首而不勝其重。拏髮曳來。復無難色。　威公賜刀

延喜式也

○戎兵也戎衣戎服也○扈從扈尾也後從曰扈○孝經上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塋墓界域也兆域墓所也○力彈力也○三台三公也○台使幕府之使也○范裘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曰使營范裘吾將老焉注范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警

待也○又公薨別當復舊識者憾焉公又慮太平日久士或廢武備乃每祭原廟使騎士及卒伍戎衣扈從神輿以爲永制又深慨世俗委喪祭於浮屠威公之薨新相兆域於瑞龍山葬儀一用儒法建廟於城中堂室之設祭享之典專遵古禮○公之皇朝之典坐跪拜趨之節悉從當世之俗其他若元旦薰兜裘戴佩刀鞍馬之料亦依宗室之舊章固非世之拘儒舍此從彼者之比也○又賜士人墓地於近郊毀遙祠者三千八十八廢佛寺者九百九十七髮破戒之僧爲編氓者三百四十四人新立供佛施僧之法一國靡然風俗大化公勇於義篤於行居恒崇敬幕府每大風

○鍾聚也鍾愛甚愛之也○簉繼也○排猶斥也又擯却也○繼述中庸大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吳藩右曰此節申明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西人宇推先人說盡未人曰志事唯一件但自心所欲爲而言曰志自事所當爲而言曰事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時故曰述○延喜祀典蓋

賞之時年七歲公絕流而濟時年十二○公善泗威公試之於淺草川又賜宗近所造小深爲威公所鍾愛及威公薨簉封初乃斥威公學神道然益止卜部家所傳又好文學排佛毀侍臣讀經史而聽之亦未暇施之於事業述中庸大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吳藩右曰此節申明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西人宇推先人說盡未人曰志事唯一件但自心所欲爲而言曰事志自事所當爲而言曰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時故曰述○延喜祀典蓋公繼述其志嘗脩造吉田靜二祠吉田者卜明武尊靜者祀手力雄命列在延喜祀典而往往爲浮屠所瀆公悉徙僧徒清其地命祠官修其廢典其他正祠在封內者亦命脩造每一村必奉一祠以一民心先是威公建東照宮原廟於城外常盤山使江戶寬永寺子院遙主之名公停之命國中僧權攝其事蓋有

亦戒也○才過千人曰英毅致果也又強忍也

○生曰名死曰諱左傳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注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云云

地震必馳書於日光遣人於增上寛永二寺問曰神廟得無恙乎及其疾篤　幕府差使於水戸訪之公力疾入城待焉不敢煩台使於菟裘也其御衆仁恕雖卑賤疎遠者推以腹心人皆感泣願爲之用嚴斥奢靡痛務儉素不須臾忘警戒雖老且病每出不歩乃馬　公天姿英毅加之以　威公之教養而公又以至孝繼述其志業者大略如此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

臣彪謹案　義公有二兄伯諱頼重謚英侯是爲高松侯之祖仲曰龜丸早夭　公超伯兄爲世子當時尚幼及年十八始讀伯夷傳慨然發感遂欲

○白虎通謚之言引也引行之跡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增韻誄行立號以易名也○夭短折也博雅不盡天年謂之夭

讓後於英侯之子又知載籍之不可已乃有脩史之志寛文辛丑　威公薨　嚴有公使　公紹封前一日　公會英侯及諸弟於　威公神位前謂英侯曰某以弟踰兄負心久矣隱忍至今者以先君在也明日台使之來意使某紹封也願得松千代爲某嗣不然則明日之事不敢奉命侯固辭諸弟慮事將不測力勸侯然後可松千代者靖伯之小字也遂立爲世子　公又請侯之次子而養之及靖伯蚤卒立爲世子人服　公之志確而慮遠矣　公又請　幕府割封内墾田頒弟頼元頼隆各二萬石是爲守山長沼二侯之祖其餘諸弟皆

舉選舉錯捨置也黜退也貶也陟進也○聘聘召也以幣帛召隱逸賢者昇進之曰徵聘○剔音剃同剃除髮也○髡鬄髮也○詢謀也咨也

○三藩水戸尾張紀伊也○方

給食邑。諸弟曰賴雄曰賴泰曰賴以曰房時。皆給采地三千石。至天和中賴雄別封於宍戸侯今宍戸侯之祖　癸卯歲　公就國定大夫士二十七人職掌。威公薨至是三年。　公嘗曰。三年無改於父道不惟孝子不能忍至三年之久賢否得失既能熟知舉錯黜陟可以無大過大抵老成諳鍊於事。後輩欲輕變革之其爲害甚矣。　公既銳志於脩史。乃開彰考館廣聘才俊。初藤原肅之徒以儒爲業見聘於　幕府。然皆剔髮髡首受法印官習以爲風。　公深非之使儒臣皆蓄髮自是不復置儒員其脩史及侍講皆以武士兼之以爲永制

幕府嘗欲布新令詢於三藩之君。　公讀至於云

字典醫方也史記扁鵲傳乃盡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伎伎倆也又伎能也馮驩傳無他伎能也

○孟子朱注怩慙色也○君舟臣水見書經

儒者醫師許乘輿。乃曰。儒非啻挾冊讀書之稱凡學聖人之道者謂之儒某亦儒也。今與方伎之流並稱恐貽笑於後世。　幕府乃改爲醫陰二道儒者復古　公之力爲多。　公官不過參議年六十三致仕。翌日拜中納言。作位山歌言其志。久羅韋也麻能煩流毛玖流志於比乃美波。布母登乃左上曾須微與加理氣留　又留一詩戒嗣君。有曰。嗚呼汝欽哉治國必依仁禍始自閨門。愼勿亂五倫。歸國召諸臣親諭曰。吾以弟紹封久抱怩怩。今讓之於少將。吾志願畢矣。卿等能以所以事我者事少將。吾復何患。君舟臣水。水能浮舟水能覆舟勗哉。又諭國中子弟曰。汝輩年少意當思

奮勇而殞首然臨危授命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尚能之非死之難處死爲難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夙夜孜孜明倫理勵實行此所望於汝輩。不然則思亂樂禍者也。可不戒哉遂營菟裘於久慈郡太田鄉之西山。相傳公相地至北郡見一區山水趣佳者問名於里人對曰稱逃山。公歎慶曰逋逃武家所尤忌風景雖美吾不欲居之又遇林泉幽邃可愛者問名曰西山。公喜曰唯有其名可以居焉。況無有山水之勝乎。遂居之。衡門茅屋僅蔽風日。放懷於詩酒。澹然自樂。稱曰西山隱士。又曰梅里先生。蓋皆取於泰伯伯夷之風云。

明倫正名。以藩屏於　國家

臣彪謹案　義公既以孝弟事父兄友愛諸弟整

○說文。孜孜汲汲也。書泰傳。孜孜勉力不怠之謂也

○衡與橫通。詩鄭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衡門橫木爲門也

○瀟然悟靜也

肅闡門其所以明倫理者至矣。其於正名之義又深致意焉。蓋　公生於建槀之後而　太猷公方紹述先志。覇業益隆。天下之事莫復足患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一王之道正名之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教則安知異日又亂之徒不復籍口於北條足利此　公之所深慮而脩史之業所以篤自任也。其著作纂述不可勝數而大日本史之作尤爲不朽大典。其體裁筆削必親與史臣反覆商榷歸諸至當一生用心半在此書於是　皇統之正閏人臣之忠奸照然明白不復容疑矣　公嘗與尾紀二公在　幕府適有撰一史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槀。注。建讀爲鍵槀鞬兵之具。矢器皆以鍵槀閉藏之示不用也。○風教風亦教也書說命。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注。風教也。天下仰朕德是施之教也。又畢命。旌善懲惡。謝之風聲。夏氏曰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彼此而響應於彼王氏曰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俗

人有所聽聞曰聲又詩關雎序風之始也箋風是諸侯之政教也○纂集也

○正閏正指南朝閏指北朝北朝之於南朝猶月之有閏也

○繙寃也○漢大尉周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袒者偏袒其一也左袒其議與

請刊行者　公繙閱至於以呉大伯爲　神州始祖大駭曰此說出於異邦附會之妄我正所無昔後醍醐帝時有一妖僧倡斯說　詔焚其書方今文明之世豈可使有此怪事宜命速削之　二公左袒其議遂停刊行　公又欽建武昌平間忠義之士聞其支流餘裔有沉淪諸州者往往招致優其禮遇又嘗爲楠子建碑於攝之湊河買田附之永資香火居常存心於忠敬至老不懈故事　天使至於三藩之邸則遣使謝之　公謂不敬莫大焉乃親往旅館謝其辱親王大臣臨邸亦必如之每歲元旦設席於地宿齋戒夙朝服而下西向遥

其議也○優渥也優其禮遇者言以禮厚遇也○諸侯來朝所舍曰邸前漢文帝紀至邸而議之註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今人因謂逆旅皆曰邸舍

○允肯也○鏤刻也

拜天闕其儀尤謹至今爲恒例初大日本史粗就緒公憚　朝廷不敢命名史稿視之　肅公以下世繼其志校訂不怠　文公恐其久或傳訛欲上諸梓更命史臣刊誤補闕至於　武公因　關白藤公請之　朝議允焉大日本史之名始出於世乃命工鏤刻先裝其成者上表獻之　光格帝喜歎不已命藤公傳　勅褒之其後二十餘年

今上追録　公之功　詔贈從二位權大納言實天保三年壬辰五月而距　公薨百三十有五年矣

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　恩澤以至今日則

○官吏位階曰銜○課計也程也○天子車駕次第曰鹵簿兵衛以甲盾居外爲前導皆著之簿故曰鹵簿○懿美也○麾或作戲史記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注戲大將之旗○秕戲不成

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揚發　先德乎。

臣彪謹案寛永丙寅　威公從　台德　大猷二公朝於京師始任權中納言叙三位後又從　大猷公入　朝厥後朝覲之禮不行每有事不過使人西上輸奉上之誠而至於位階官銜則世視祖先之例無有沉滯乃若家老以陪臣之賤亦敢辱爵命　朝廷之所以待武家可謂優渥矣初　威公之封於下妻食邑不過十萬石及移封水戸食二十五萬石　東照宮嘗課諸侯脩名護屋城又欲脩水戸城召我國老蘆澤信重謂曰吾將以明

者○詩小雅樵被桑薪卬烘于煁故采薪者謂之樵夫○牧賢養牛童子也○南海記蜑蠻以舟爲室蜑有三一爲魚蜑善舉網垂綸二爲蠔蜑善沒海取螺三爲木蜑善伐材木○鹺丁煎海爲鹽者○矻矻勞極也前漢王褒傳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巨大也巨室大家也世家世祿之家

年臨水戸親視其役會其薨不果　台德公奉遺訓優待本藩加三萬石所謂松岡及小川等是也。大猷公又欲脩水戸城既課伊豆國穿山取石事亦不果。江戸隅田川東岸有石場者數所便當時置伊豆石之地。別封公子賴重於常陸下舘。又改封於讃岐。　義公嘗頒地於諸弟及　常憲公別賜邑於陸奥其舊邑復歸於本藩通筭墾田號三十五萬石然而與尾紀二國廣狹懸絶其鹵簿禮數則鼎立頏頡以故每有災害事故　幕府大出財幣以助之者無世無之　幕府之所以遇懿親亦可謂至厚矣今夫國中士大夫沐浴太平之澤儼然稱親藩麾下而飽食暖衣佚樂是耽

其常言曰。苟不爲惡則可以保祿秩。甚則曰。租入甚減。何農夫之無狀也。廩米秕惡。何有司之鄙吝也。嗚呼其租入孰賜之。廩米孰給之。若其不爲惡者。樵夫牧豎蜑戶鹺丁之所當然。樵牧蜑鹺不收租入。食廩米而終身矻矻從事於山海林野。巨室世家則食而怠其事。僅以其不爲惡。比於蜑鹺樵牧之民不亦可憫乎。抑亦盍思所以報其本者。何則曰。父母也。君也。祖宗也。然則爲臣子者。誠宜正其身。行其道。以事君父。以報祖宗。爲邦君者亦宜撫育其士民。輔翼幕府以報列聖之鴻恩。詩曰。勿念爾祖。聿脩其德。所謂推弘斯道。發揚

○禮王制釋奠于學注釋菜奠幣禮先師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貞觀二年太宗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云○俗謂鋟文書於板曰梓梓人刻字匠也○翰愈吊田橫文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注

先德者。其亦在斯歟。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

臣彪謹案。慶元建纛文運日開。列國諸侯設學於城邑。教育子弟者不遑枚舉。我水藩前有威義二公建其基。後有文武二公修其緒。而學校之設獨無聞者亦有以也。昔者朱之瑜來自明國也。義公聘之爲師。嘗使臣僚就之習釋奠等儀節。又命梓人受其口授。摸闕里之制。凡自殿堂廊廡以至門牆器物。皆約而刻其樣。享和中文恭公大脩昌平坂黌舍。而大成殿之制專依我藩所藏本樣云。當時公有大起國學之志。而不果。蓋其意謂道者人之所當學。而世或視

闕里孔子所居○玉篇廊廡下也廣韻殿下外屋也○說文廡堂下周屋也○規制規模制法也○精舍寺也○齷齪急促局陿貌又小節也○諉託也○窶貧也○周禮夏官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樂道注遊倅子之未仕者○浡興起貌○迂曲廻貌濶疏也○推擇推舉選擇○已然曰業○區區小貌○伎伎巧也○典法也故故事也

爲儒者私業我之廢儒員欲使人人爲儒也國學之設欲大其規制合之於政則非朝夕所辨若不然則人遂以一精舍目之無益於教有害於治不如使家誦戶讀之爲愈也此其所以有志而不果也學問之道尋常有司之所忌財用之出齷齪胥吏之所不欲乃諉曰以　義公之尚文猶不設學後嗣何敢違之況今各國既着先鞭而我倣之不亦晚乎此後世之所以不設學也然則　義公之不設學恐道之或廢也後世之不設學恐道之或興也抑　義公銳意於脩史故當時文學之士率萃於史館然執政諸有司亦皆讀書講道其事蹟

往往有足稱述者及近世巨室世家或目不識一丁其任史職者非窶人遊倅則無由仕進者則迂濶不才不得推擇爲吏者侍講伴讀僅供故事文學之衰已甚　文武二公勵精圖治於是有名之士淳然輩出史館之盛殆有復古之勢然斯道業已爲史臣餘業是以胥吏俗士遂視史館爲學校且史臣以儒者　義公之志荒矣其講武技者皆華法兒戲不適實用流派日分教師滋衆區區比較短長於門戶之中其弊亦已甚我　公始就國察文武之衰弊乃慨然有興學之志然衆議紛紜意見各異　公亦不輕決深思熟慮者凡六七年

○天功解見上卷○易屯卦天造草昧程傳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無倫序昧冥昧不明○上古世曰鴻荒○大國主神即太巳貴神也

施設之方既具於胸中。及再就國遂起其功。乃徙史館於學又令國中。武伎流派相近者合而一之。凡自皇朝典故經史子集絃歌雅樂。以至鍊兵教卒之法。弓馬槍劍之伎。必皆統於學。其大要以合文武一治教爲務。而歸諸忠孝之大義。蓋義公之脩史。公之興學易地則同矣。

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

臣彪謹案。鴻荒之時邪神充滿中國。而大國主神尤强大。天祖嘗遺天穗日。天若日子招撫之。

○反命復命也○抗敵也○逃避也播也○前漢李廣傳威稜憺乎鄰國註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芟刈也夷平也○治政事教教導

而皆貳於大國主神。不復反命。及建御雷神奉詔平下土。大國主神不敢抗命。獻國遠逃。其他邪神悉皆驅除。中國始定。蓋當時群神有功德者。不可一二數。而至威稜勇武芟夷大難。則未有過建御雷神者。此所謂亮天功於草昧也。天下神祇列在祀典者不啻千百。而東州神祠未有出鹿嶋之上者。古者民之來自他邦。必先拜鹿嶋神而後入焉。古者云云。見於常陸風土記。案萬葉集常陸防人歌。有祈鹿島神從皇軍之事。又古有鹿島立之語。蓋亦謂臨行拜鹿島。夫民之來自他邦。尚且拜斯神。而後入。則本州之人出境。必亦拜斯神。而後發也。明矣。然古書無明文。姑附以備考。千載之久神威如在。此所謂留威靈於茲土也。抑館之爲設合文武一治教。

○佐命之神指建御雷神云

以推弘斯道。而以斯神爲之主。則斯道固淵源於鹿嶋乎。曰奚其然。道者天地之大經。而　神皇所遵。　神皇之道本於　天祖。若夫建御雷神。則贊成其　鴻業而已。然則何唯祀建御雷神。而不祭　天祖也。曰惡是何言也　天祖上合體於太陽。下留靈於寶鏡。　天皇之所祖。而朝廷所奉。豈人臣所宜私祭哉。我　公之意。蓋謂神聖之道淵源於　天祖。然考諸　本朝之典。則伊勢　神廟非人臣所得拜參諸西土之禮。則天子始祖非諸侯所宜祭。然則祀當時佐命之神。以寓報本之義。不亦善乎。今夫中國之地。邪神避

○先聖孔子先師顏回也
○瞽宗殷學名
○欽敬也
○密邇比近也

跡妖鬼隱形。百姓萬民永浴　皇化者。實建御雷神之賜。而推其本。則無非　天祖之靈者。故曰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所繇來也。昔者西土學校之設其制非一。或祭其先聖。或及其先師。又或有祭有德者。於瞽宗之禮。則學校之有祀也尚矣。功烈若建御雷神。凡海內之人所宜欽仰。況我常之民密邇其靈乎。亦況於欲推弘斯道者乎。館之祀建御雷神。豈得已哉。

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

○節目品節條目

○沿因也革改也沿革謂因而更改也

○綱紀彝倫並見上卷

○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間而後得施○逆叛逆也○契稷契殷之始祖也

○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虞夫人曰祖述祖而述之若子孫承祖宗之統緒憲章憲法其章若臣子奉大君之法令○論語發憤忘食林次崖曰理之未得也則憤發以求之憤之極而至於忘食○見周公於夢寐者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魯周公之後其俗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故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孟子

臣彪謹案聖人之教其節目不可勝數而其大要在明人倫昔者舜令契爲司徒以敷其五教教之見於經籍者此爲始虞夏商周沿革不一政有變通而至其大要則未始不同也及周之衰政綱不振彝倫日斁弑逆篡奪無國無之孔子實以契之苗裔生於東魯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發憤忘食見周公於夢寐其志蓋欲一變魯道夾輔周室以明大義於天下而終身遑遑席不暇暖遂刪遺經述空言以垂訓於萬世當時親炙其教者或謂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或謂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百世之下萬古一談無敢間然矣故

司馬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楊雄曰群言淆亂折諸聖語所謂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者其不然乎孔子雖聖而位不過大夫分屬陪臣而不惟西土君臣尊之朝廷崇之天下仰之又從而廟祀焉是欽其德也邇之脩身齊家遠之治國平天下自明倫正名之教以至於尊王攘夷之訓苟可以推弘道義者莫不服膺而遵奉焉是資其教也神州之建基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德澤浹洽武備充足而制度典章或有所闕及資儒教以培之名數節目燦然大備所謂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者正謂此也司馬遷

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注遑遑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傍徨不寧也○席不暇暖者謂孔子周流天下而不安居一處也○刪遺經謂序書刪詩之類也○韓退之原道文云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功何補○孟子況於親炙之者注親近而薰炙之也○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宰我之語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是子貢之言也夫

又稱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今也距遷之世。殆二千年而孔子之裔歷世相承不絕其祀。蓋宇宙間一姓綿綿亘千萬世。而自若者。上之有天日嗣。內之有明神之後。外之獨有孔氏之裔。不亦偉乎。而近世唱古學者。或謂佛氏說因果。儒者談天命。佛氏之害儒者能排之。儒者之妄世未辯之。乃極口罵儒。同仁義於法律。比舜禹於莽操。曰人欲亦天理。曰天命者飾篡奪之具。嗚呼使神州之道與西土之教相反。如氷炭之異類則可也。苟使其相通如華實之一氣。則其排儒教乃所以小斯道而況忠孝仁義之實。天地以來生民所固

子皆指孔子○間然論語朱註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折中於夫子折中者斷其中也夫子者曰孔子○廟祀云建廟而祭孔子也○訓教也○服膺解見上卷○浹徹也洽也洽合也霑也疏浹洽謂潤澤浹洽相霑徹也○燦然明也○排擠也斥也○莽操王莽曹操也○朱子曰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輔潛庵曰根者如草木

有乎。蓋古學者流徒認俗儒曲學之說。以爲聖賢之道。則其意亦有可恕者。而罵俗儒曲學。併廢周孔之教。是懲噎而廢食也。豈不謬哉。我公有憂於此。既祀上古佐命之神。以明斯道之所由來。又營聖人之廟。以欽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可謂至矣。

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

臣彪謹案國中者郊內之地。所謂城下是也。士者巨室世家適庶少壯皆包焉。民者庶人在官者吏胥卒徒亦皆括焉。夫四民之在世。各任其業。服其勤。未有佚居而素餐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之根於地曰固有者又見其不可移○噎飯窒也詩王風中心如噎注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然○邑外謂之郊○適嫡子庶庶子○括包括也○佚同逸佚居安逸不勞也○詩魏風不素餐朱傳素空餐食也不素餐者謂不空食者又孟子註曰無功而食祿也○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澆漓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蓋其身愈卑者其勞力愈勤其位愈尊者其勞心愈切是以政通人和國家可治矣今也太平日久民俗澆漓農夫或趨末業工商或射奸利然米粟布帛凡百器財天下之人用之而不盡則三民者猶未盡懈其業也若夫文教闕武備廢下情不通德澤不降邦家之勢日趣危殆者孰任其責豈獨非治人者廢其職之所致哉而士大夫恬不經意帶吏職者不過簿書期會任武事者不過更番宿直至於子弟遊倅則絕無一事其消遣之具非釣弋奕棋則麴蘖粉黛群居終日好行小慧習與性成泯然相率爲小人

並薄也○商賈曰末末業商業○三民者曰農工商○殆亦危也○恬安也○遊倅見上○消滅也盡也遣送也消遣竹樓記焚香默坐消遣世累○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正字通麴酒媒也骨麥爲麴以釀酒也旁通云麴酒母也麴和名加宇志蘖牙米也和名毛也志○粉說文傅面者也韻會古傅面亦用米粉後乃燒鉛爲粉即今之白

其泯然者即皆他日之士大夫也欲望其勞心治人抑亦難矣大化之　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然則欲使民各勤其業則必當先責其士大夫欲責士大夫則必當先教其子弟又論其本則必始於薰陶人君輔導世子歷觀西土歷代之制夏殷之禮孔子既歎文獻不足徵則非後世所得可詳秦漢以降郡縣之政亦不可用於封建之治獨周家之制頗合於今日而又幸有遺經可徵則資西土之道者舍之何述焉周之設教其制甚備司徒之屬教民以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而師保之職掌

粉也○黛畫眉也楚辭大招粉白黛黑註黛畫眉墨黑而光淨麴糵粉黛者貝飲酒女色○泯平字通昏也○薰灼也陶化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朱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門聞之學。咫尺君所。告嬀諫惡。又以德行道藝教養國子。虞書曰。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即國子。由是觀之。教之急。國子非獨周家然也。我　公之設館。倣倣其意。乃就正廳之奧。營一室。扁曰至善。以爲讀書燕息之所。設教授提舉之府於其傍。凡國之貴遊子弟。周旋於其間。又就廱舍。別設一寮。凡巨室之適子。及左右近臣之少壯者。寄宿焉。使之諳艱苦。講道藝。以陶冶才德。又設居學及講習之寮。闔國子弟各以序就業。不敢怠惰。嗚呼後嗣君子。克明俊德。以止於至善之地。其任政之法。不忽胄子之教。而其學者則無小無大。立志講學。德行道藝。或賢或能。變其泯然者。以爲文質彬彬之君子。則庶乎不曠勞心治人之職矣。

奉　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

臣彪謹案。斯道湮晦既久。而儒教支離非又一日。則所以奉之資之者不可不審思而明辨焉。夫神州之道。浮屠奪之。俗儒壞之。神道者流小之。古學者流殆明之。又從而晦之。何以言之。敬神重祭。斯道之尤大者。而浮屠設本地垂跡之說。舉天下神祇隷諸胡鬼之末流。所在神宮創立伽藍。神佛並祀。祠官僧徒比隣雜處。甚則陽神陰佛。唯僧主

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皇國德川之時封建也故曰周家之制頗合於今日○書辨典汝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注司徒掌教官五教五倫也寬裕以持之也○師保俱官名○閨宮中門也咫尺辨見上卷○嬀同美善也周禮師氏掌以嬀詔王○胄子書注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廳屋也集韻古者治官處謂之廳事

增韻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始加广○稱玉篇署門戶之文也○燕與宴通安也息也息休息也○淮南子陶冶萬物○闔總合也闔國一國中也○俊大也○大學注至善則事物當然之極也輯疏至善猶今人言極好○彬彬論語註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兩物相和幾宜之謂非相乖之謂○湮塞也晦昧也○支離分散

之乃至朝廷典禮往往用浮屠之法遂舉喪祭大事一切委諸髡首是浮屠奪之也上世未有文字斯道或傳於言語歌詞或存於風俗政教或寓於氏族官職名物制度之中及其筆諸書愼存其舊猶恐失其眞而操觚之士徒眩西土之文慊古風之質一意摹倣捨此從彼雖以書紀體例之嚴而較諸稗田阿禮所誦則就華失實者未必無之書紀猶且然其他復何說是俗儒壞之也及至後世浮華日長異端益熾凡其曰教曰法非儒則佛古道所寓不過禱祀祓除之事於是好事者剽竊儒佛附會五行別標立門戶名曰神道夫神者人

也○隸屬也○胡鬼指佛云○髡剃髮也○蔡虛齋曰上行下倣謂之風民志一定謂之俗四書輯疏曰凡以道業誨人謂之教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操持也觚竹簡也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前漢元帝紀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師古注眩亂視也○慊疑也意不足也○

之所本而其道所謂生民不可須臾離者豈巫覡所可得而私哉而方伎之流往往託其名以爲餬口之具是神道者流小之也近世唱古學者錯綜古言網羅舊事考證之力可謂勤矣而至於其論道則舉天下吉凶禍福付諸直毘禍津日二神以清淨自然爲人道之極致其言頗辨要之皆老莊之糟粕其徒亦自嫌其說類老莊乃曰老莊所謂自然者猶未免溺於聖人之道吾所謂自然者皆本於神意特不知其弊必至於任胸臆逞私智剛愎自喜而已是殆明之又從而晦之也儒教之所以支離亦頗與之相類夫西土之道折衷於孔子

○剽竊盜取也○標表也○說文能齋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方伎方術伎能之士也○左傳昭七年鱄於是驚於是以餬余口校本云稠者曰糜淳者曰粥餬鱄是其別將糜餬曰以餬余口猶今人以餬口故曰以餬余口也○餬口牟結令相著謂之餬弟按餬口謂食粥也愚按此謂爲餬口之具者猶俗言賣神佛以爲活計之具也○

而儒者說經或引緯書證之或援黃老解之雜戰國縱橫之說者有之。混浮屠頓悟之理者有之。要之漢儒長於訓詁短於道理。宋儒精於性命疎於事業各立門戶黨同伐異其註脚語録又互相排擊者紛紛擾擾指不勝屈遂使學者茫乎不知所適從後之欲讀書講學者噫亦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孔子不云乎。多見闕疑又不云乎。古之學者爲己讀古典者誠宜本諸天地神祇參諸古言舊事徵諸流風遺俗驗諸世道人心揭其照然無疑者而奉之講經籍者亦宜泝洄泆泗參以後人之說捨短取長汰糟粕擷精英舉醇乎醇者而

○糟粕酒滓也○剛堅強也愎戾也剛愎自用也○緯書識緯也○黃老黃帝老子○縱橫合縱連衡也陳定宇曰蘇秦主合縱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秦盧齋曰詩經註東西爲衡南北爲縱秦居陝西而視山東諸國東西連亘其勢衡也故以秦而爲六國是主於秦也故曰連衡

資之。以之脩己以之治人。達則與民由之。窮則獨樂其道。不亦可乎。抑古人有言曰。非言之難也行之既難則言亦何容易。敢述所志。以俟後之君子忠孝死二。

臣彪謹案。人道無急於五倫。五倫莫重於君父。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而忠之與孝異途同歸。於父曰孝。於君曰忠。至於所以盡吾誠則一也。昔者孔子之教曾參也。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一孝而忠寓其中焉。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也。曰孝德以知逆惡舉一德而衆行判焉。由是觀之。忠孝之無二也。亦明矣。聖人既

山東諸國則無西一面唯以南北相合而爲縱故以六國合約以坑秦所主者六國也故謂之縱耳衡與横同○訓詁註解之別名字彙訓者如某字釋作某義顧其義以訓之也孔穎達曰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又正韻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本義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讀書録續集云合萬理而名之

沒大道不明以衛輙之無父而傳春秋者或以義許之以伍員之無君而編史記者以烈丈夫稱之後儒又或以爲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廢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乃述仲尼之意作忠經焉夫以子拒父構兵爭國或屠父母之邦鞭舊君之屍其無道殘忍已甚而不啻免不孝不忠之名列諸賢君烈士之科何以使後世有所懲懲焉至於忠經之作則不曉忠孝之一本叨摸聖經添蛇足耳此皆所謂經師良史而其謬妄猶或如是其弊遂有忠孝不兩全之說果然則周家之典孔子之教不足信也不可以不辯焉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

曰太極性命是也○排擯斥也擊打也○紛紛殽亂也○擾煩也又亂也○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朱註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論語憲問篇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註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遺俗流風出孟子蔡虛齋曰遺俗

猶不敢毀傷況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田不敢苟且況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而立忠孝不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爲忠而不知扶植綱常之爲大忠也又曰以死殉國則不得竭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温夏清之爲孝而不知殺身成仁之爲大孝也善乎歐陽修論臣子之處變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其於忠孝一本之旨可謂得矣

舊民俗也此在下者流風以脩身齊家之化言此在上者○逆流而上曰泝洄○記曾子問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又家語孔子講道于洙泗之間洙泗水名在魯○汰沙汰也晉書孫綽傳沙之汰之瓦礫在後○掬與匊同兩手曰掬禮曲禮受珠玉者以掬疏謂手中也○醇乎醇者醇不澆酒也借爲純粹之義

文武不岐。

臣彪謹案。神聖以武建基而文亦固寓其中焉猶夫西土三代之於忠質文夏殷非無文周豈廢忠質而夏曰忠殷曰質周曰文皆言其所尚耳。天祖　天孫之垂統。神武　崇神諸帝之經綸　天業其尚武亡論已然而其敬神愛民爲政圖治之迹豈可不謂之文乎。聖子神孫世承其緒內安萬民外撫四夷諸王諸臣亦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國運之盛赫赫如日之升也中葉以降將相異職文武背馳公卿軟弱手不知兵源平互起　皇室陵夷天下大權遂移於武人

○非言之難見論語○春秋之時衛國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未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伍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愛都鄰舊君平王之屍以復父仇云○風教扶植并見上○綱常

焉夫文武之於國家猶天地之有陰陽陰陽並行而年穀豐饒文武並舉而天下乂安其不然者則反之是故武人之爲政其資文教者或能致小康專任威刑者亡不旋踵至於　東照宮揆文奮武以開今日之基則在上君子固宜紹述其業而凡天下之士不可不黽勉從事於此也蓋文武之道各有小大經緯天地克定禍亂是其大者也讀書挾冊擊劍奮矛是其小者也然書冊所以講道義劍矛所以鍊心膽心膽實而後可以臨難制變道義明而後可以脩己治人且文之弊也弱武可以矯弱武之弊也愚文可以醫愚然則學者語其大

三綱五常○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爲人子奉事父母之禮冬寒時則溫被夏熱時則扇枕之類○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盛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釋害仁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釋成仁○葉世也中葉中世也○軟亦弱也○冉求仲

而忽其小固不可也。務其小而忘其大亦不可也。分而爲二又廢其一尤不可也。周代六藝之科射御居其中。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冉求奮矛入齊軍。仲由以行三軍自許。則古之教人所以使其文武兼資成德達材可知也。及至後世大道湮晦。學校之設亦屬文具。凡周旋黌舍者。率皆白面書生。古所謂勇敢彊有力者。不甘屈首於其間。至李唐尊呂尚匹似孔子。別建武學與文學相對其用心於文武則似矣。殊不知文武益岐不可復收合而聖人之意大荒矣。備前國主池田氏。蓋有見於此。用其臣熊澤伯繼之議。新設學校合文武而

由皆孔子之弟子○年少不更事曰白面○呂尚大公望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所運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今申○詩大雅經之營之註經量度也經度之制其深廣營謀爲也定其方向而版築也

爲一我公每深嗟賞其通達國體。及建斯館亦倣其美意。所以有文武不岐之戒。學者其可不服膺乎。

學問事業不殊其效。

臣彪謹案學所以學道。問所以問道。而事業所以行其道。譬諸工匠。必先學規矩。然後從事於經營。抑天下工匠何限。其良者能建宮殿造樓閣。雖其極拙者。未嘗有不堪一廬舍之役者焉。古今學者亦多矣。其事業卓然不朽者。何其寥寥也。夫天下之欲造宮殿樓閣者。必皆委任良工。雖一廬舍之微。亦必俟匠人而爲之。故工匠常得試其規矩。至

○流於權孟子朱註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爲國家則不必用學道之人或用之亦不必任之故學者常不得行其道其勢然也用與不用在人學與不學在己請嘗論其在己者學問事業之難一其故多端而有大弊四焉曰忽躬行曰廢實學曰泥於經曰流於權夫學所以明人倫聖賢之教必本諸身而學者或不脩禮義甚則失德汙行曾庸人之不若其取侮於世固不足怪且庸人之爲惡世皆非之學者之爲不善必有諉而倣之者其害風教豈淺少哉是忽躬行之弊也其文人則曰五行並下萬言立就使其居官治事或委瑣自用大失人望或沈溺風流不恤民隱其武人則曰通

○倜儻不羈也

○阿從諛也○孟子閹然媚於世朱註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林次崖曰閉藏者是韜藏圭角恐與人異也

七書明八陳使其治兵練卒號令不明隊伍不整非華法則兒戲於是小人胥吏每得舞文弄法以握權柄而英偉倜儻之人亦或冷笑於草野巖穴之間天下之事亦危矣是廢實學之弊也其拘古者墨守舊典不知變通講禮習儀非木偶則俳優以爲合經其阿世者枉己從人閹然迎合無所不至以爲通權是泥於經流於權之弊也天下之學道免於此四弊者或寡是猶工匠而廢其規矩道之不行非其不幸也然則何以矯其弊曰亦折衷於孔子而已夫賢賢易色能事君父信於朋友雖曰未學孔門之徒必謂之學矣然則向之忽躬行

○論語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朱注麻冕緇布冠也純糸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論

者雖曰既學決非孔門之學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謂雖多亦奚以爲然則所謂廢實學者亦非孔子之所與矣麻冕禮也而從純之儉通權也至於君臣大節必從下拜之禮守經也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魯人獵較亦獵較不拘古也至若泰山之旅顓臾之事與陳恒之亂其所以責家宰告君相者侃侃正議無有顧慮不阿世也然則所謂泥於經流於權者亦皆非孔子之徒矣苟能矯四弊誦法孔氏則奚患乎學問事業之不出於一夫然後斯道之規矩將無施而不可若其用與不用人也亦天也學者不尤

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朱注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孟子曰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朱注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戰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論語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不

不怨可也

敬神崇儒無有偏黨

臣彪謹案敬神上文所謂奉　神州之道者崇儒所謂資西土之教者世之奉神道者談說鴻荒張皇幽眇或有索隱行怪之弊是偏於神也其學儒教者大異邦小　神州動有顛倒本末之失是黨於儒也皆學者所宜戒蓋其無有偏黨者乃敬神崇儒之至若夫不尊　神皇不信聖賢孔子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孟軻所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以之爲無偏黨則慢神侮儒之最大者是亦不可不戒也抑既曰敬神又曰崇儒然則神之與儒

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朱注旅祭名昭穆山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陪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家宰救謂救其陷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也季氏陪臣而祭泰山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語之於孔子孔子不可伐顓臾之事責二人詳見論語季氏篇季氏魯上卿冉有季路俱孔子弟子而此時爲季氏宰○論語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朱注成子陳恒之謚齊大夫恒簡公齊君名壬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

固無有尊卑敬虐三代之君必如事我神祇而後爲無偏黨乎曰是徒泥於其文而不本於其意也神州自西土神州西土自西土彼指我爲外我亦斥彼爲下西土之教尤嚴內外之分我資而用之亦不可不正上下之別單就西土之教而論之猶且然況尊國體慎名分者固皇朝所尤重耶且夫所惡於浮屠者非以其法一傳遂尊西竺奉其胡鬼乎若崇儒教遂仰其國又推及歷代人物以與我神聖並奉則是又生一浮屠也豈可乎哉我公恒有言曰讀西土之書者宜以其所以尊堯舜尊我神皇以其所以事上帝事

我天祖又建斯館孔廟之制議論紛紜或謂宜設塑像或謂宜配十哲及諸儒公斷然唯祀先聖而不及配享之議又不用後世所奉之尊號嘗齋戒盛服親書牌子曰孔子神位慎之至也所謂無有偏黨者意其在斯歟

臣虔謹案天下大物也必能任天下之賢者用天下之能者智者竭其思勇者效其力上下一體彼此無間而後可保鴻業於無窮矣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諸葛亮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夫以虞舜之聖不敢自用必籍良弼之力以諸葛之

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三子李氏孟氏叔孫氏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誉之○君相者曰三家也○侃侃說文剛直也林次崖曰當言則言無委曲也是正辭辯義意思○中庸素隱行怪朱注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鴻荒幽眇並解見上○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注偏不中

才不敢獨斷必資多士之議而庸材之人既不能任賢能又自用其區區之智力欲以圖治安之業抑亦難矣非唯天下之事爲然雖一國之治亦非一材一能所能辯也然則凡其爲士者各守其職勤其業以事其長上其爲大夫者忘家奉公奬順其美匡救其惡而人君集其衆思群力以治其國君臣上下以誠相與則孟軻所謂沛然孰能禦之者夫然後所以報　國家無窮之恩者始可謂無遺憾已然臣竊謂集衆思宣群力固人君之要務而亦有大可慮者二焉曰雷同之弊曰朋黨之禍小人之事君小廉曲謹若無過失姑息模稜殆類

也竊不公也○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朱註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銖兩舉曰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爲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孟子生斯世也善斯可矣朱註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是鄉原之志也○書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

中庸枉己從人似無意必固我者人君發言大夫建議群僚成之不啻贊之成之務迎合其意脅肩諂笑無所不至其君臣之間殆似一體無間者於是人君大喜以爲吾能集衆思宣群力及一旦變起不意君命焉大夫不奉也大夫令焉群僚不從甚則開門揖賊倒戈拒後向之贊成迎合者悉變爲仇讎豈不悲哉是謂雷同之弊君子之事君知之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展布四體無有依違其狀頗似不敬者平居無事各陳意見不敢面從其跡似不甚和者及其臨大義大節如饑渴之於飲食不期而同揆刀鋸鼎鑊不能奪其

方。汝爲。蔡傳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股肱是此爲股肱之職也。○諸葛孔明下教曰。教也。今夫參署者集衆思以廣忠益也云云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集衆思云云集合衆人之心思以廣進其忠言之利益。○良弼。賢良輔弼。○庸。集注愚也庸村也。○獎。勸也。○匡。

志此小人奸吏之所尤忌。欲乘其有過而擠之。其人未盡有過。欲讒而去之。其人不可盡讒。於是曰以朋黨朋黨之說一行。而闔國蕩然無復君子矣。是謂朋黨之禍。故舜之命夔曰。朕聖賢頑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諸葛亮之戒後主曰。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由是觀之。讒說殄行。則雖有良弼。不得宣力於舜之時。而亮之所謂廣忠益者。亦不在集小人之衆思也。在上之人豈可不深鑒焉。

豈徒　祖宗之志弗墜。　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

正也。○孟子曰。民綏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趙註曰。如水就下沛然而來。禦禁止也。○覆幬。覆冒同。註。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而物同應之也。○朋黨。謂互結徒黨。○蘇味道爲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模棱兩端而已。世號模棱手。又味道爲相或問。處和之道。但以手摸床邊。○論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臣　彪謹案。臣下之於君上。一體也。子孫之於祖先。一氣也。臣子既脩其德行。道藝以事君父。人君集其衆思群力。以報　祖宗則君臣上下所以推弘斯道者孰大焉。　祖宗之志於是弗墜。　神皇之靈豈有不感格之理哉。然要其本。唯在慎我躬行事。我君父。固不在犯分踰等。驚於高遠也。曩者我　公始就國也。親述一書。喻國中子弟。名曰告志篇。其言皆士大夫躬行之要。其於忠孝大節。益尤致思焉。其略有言曰。天下萬姓。煦育之恩本於天祖。二百餘年太平之化原於　東照宮。而士大夫各保其祿位者。皆先君先祖之餘澤。思其本酬

朱註、絕無之盡者。意、私意也。必、期必也。不問理之是非、必欲事之成而已。固、執滯也。是非得失、執滯不已。我、私己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注、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病、疲也。夏畦、夏日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刀鋸、鑊業爲齟齬其齒、下左下右、以片解木石也。前漢刑法志、中刑用刀鋸。注、刀

其恩者、爲臣子立志第一義。恭惟、 天皇實承
天祖之嗣。大將軍則纘 東照宮之統。寡人雖
無似、亦忝 威公之胤。士大夫皆襲祖先之後。則
無貴賤、無大小、各孝於其父母、忠於其長上、而報
本酬恩之義並舉矣。若慢其君父、欲直盡忠於
朝廷與覇府、則犯分踰等之甚者。適足以取僭亂
之罪而已。及 公再就國、乃建斯館、以教養子弟。
又撰斯記、以揭其大綱。其所以闡明道義、維持名
教、實可以爲天下後世之訓。豈特一國士民知方
而已哉。學者能讀斯記、知斯道之淵源、參以告志
之篇、從事於躬行實踐之業、則庶幾乎不負 公

劓刑、鋸刖刑也。前漢刑法志有鑿顚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注、鑊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擯、排也、陷也。○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蔡傳、堲、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傾、側也。頽、墜也、壞也。○後漢指桓靈之時云。○格、至也。○脫育解見上卷。○無似、猶言不肖。

之盛意矣。
建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
某也。
臣彪謹案。治之與教、其致維一。亦猶忠孝文武之
不可偏廢也。逸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易
之爲書、繼乾坤以屯蒙。屯利建侯、君道起焉。蒙以
養正、師道立焉。周官冢宰掌邦治、而司徒掌邦教。
其他聖經賢傳之旨、未嘗不重治教焉。夫民之爲
道、佚居無教、則近禽獸。故聖人之於民、謹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其服教也、三物賓興之賞從
之。其不服教也、圜土苦使之法、不弟之刑、又從之。

○持諸侯之權曰霸府大將軍幕府也
○易屯卦勿用有所往利建侯程傳方屯難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蒙卦蒙以養正聖功也程傳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句解云蒙時乃赤子純一无僞而情欲

蓋其被刑辟者必不可教之民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所謂刑措不用者果非誣美也後世之於民不謹其教不申其義及陷於罪從而刑之所謂罔民者皆是而亦何怪乎其免而無恥矣其曰國學曰鄉校亦唯委諸先生祭酒時君宰執未必臨之政府自政府黌舍自黌舍治教不一學問政事岐而爲二大道之不明職是之由我　公有見於此既設至善堂以爲燕息之所又擢一時宿學補小姓頭兼教授提舉以爲貴遊子弟及左右近臣之師而猶恐政教之或岐乃設執政及參政者之府於其傍凡學校之職自教授助教訓導以至一

未發之時周比可以養育其本然之正性此乃作聖之功○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杯次崖曰謹庠序之教所該者廣不止孝弟而所重則在孝弟故特申重之○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周禮地官以圜土納之註圜土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真情又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

藝一技之師各得陳意見於有司若其正歲歲終及比校文武　公親臨之群有司及諸隊之長亦悉從焉審其勤惰察其能否而黜陟之先是唯宗廟之祭爲國之大事至是學校之政又爲一大典初　公之補小姓頭有或議曰故事小姓頭執謁於　幕府名望頗重往往爲巨室初途非書生所可輒任請唯授其資格勿補其職　公曰任其實以率其巨室子弟猶恐教之不行若徒授其名是既分治教也不可又有議就執政中選一人以統學政者　公曰豈有執政而不關文武者乎又不可此　公建學之大端也抑臣竊有所感焉案大

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疏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蠱常也恒久而懿美也不易也可美而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刑措猶曰法設管子刑法已措而移之○誣以無爲有也○欺罔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罔民出孟子○論語免而無恥矣朱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恥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祭酒尊稱之號祭時惟尊長酹酒也○參政曰參與政事者○黜退也貶也陟進也黜陟者曰進退人○規所以爲圓者是一箇之大圈子模鑄金之模空廓也○坎壈不得意也○淮南子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委棄也靡散也滅也○詩小雅鞠爲茂草注鞠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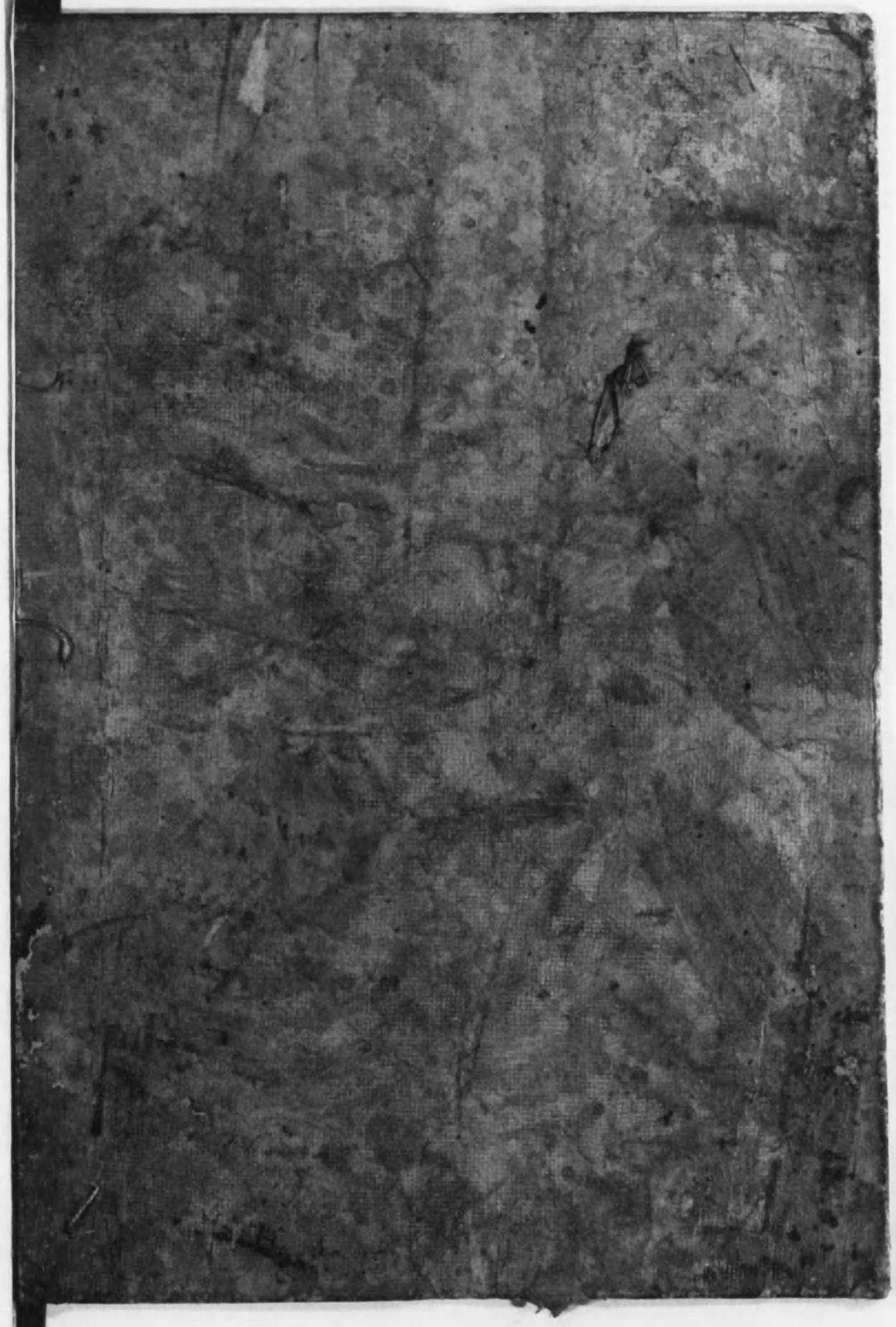
寶之令古者大學之寮其規模法制益備矣及其衰則人視爲坎壈之府凍餒之鄉是三善清行之所以慨嘆且夫方今學校之設無邦無之其始也亦孰不欲一其治教以陶冶人材而其終也委靡衰弊非文具然則鞠爲茂草然則使斯館永無坎壈凍餒之累不負弘道之名者實　後嗣君及諸執事之所可深任而亦唯在治教何如耳嗚呼可不戒哉。

明治十七季二月廿三日　板權免許
明治十七年六月　刻成出版

標註者　愛媛縣平民　高木弘
大阪府南區鱣谷中ノ町十番地寄留

出版者　大阪府平民　花井卯助
大阪府東區安土甲四丁目十一番地

出版者　兵庫縣平民　船井政太郎
攝津國神戸區元甲通五丁目二十五番地

定價四十錢

終